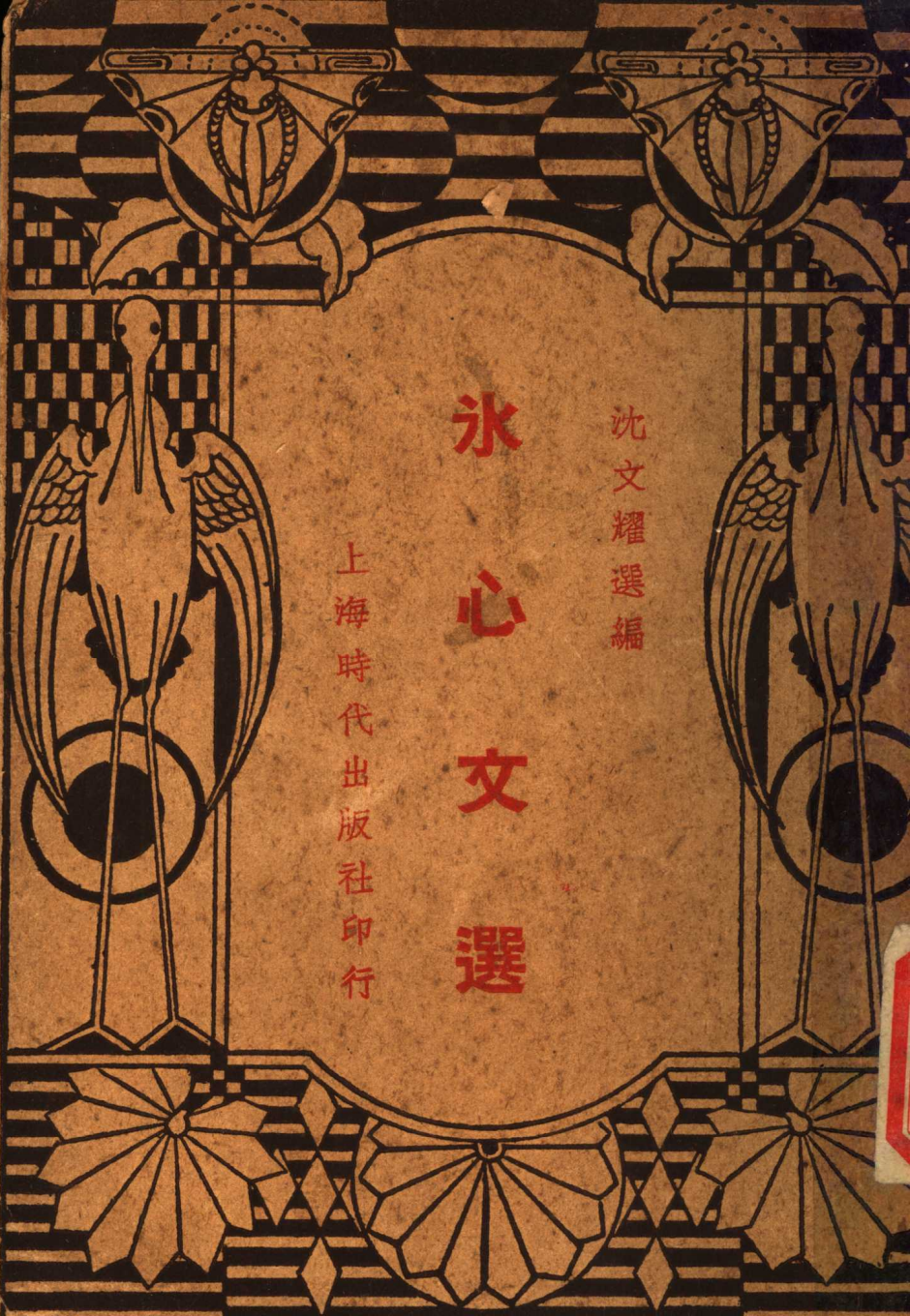


沈文耀選編

冰
心
文
選

上海時代出版社印行



冰心創作小說選目録

- 一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五
- 二 「無限之生」的界線……五
- 三 夢……一〇
- 四 國旗……一三
- 五 笑……一六
- 六 是誰斷送了你……一八
- 七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二二
- 八 愛的實現……二七
- 九 鳥獸不可與同羣……三二
- 一〇 離家的一年……三七
- 一一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五五
- 一二 閒情……六一
- 一三 分……六三
- 一四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七六

一五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	八六
一六	別後	九四
一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一一四
一八	好夢	一一七
一九	悟	一二〇
二〇	信誓	一四六
二一	使命	一四九
二二	記事	一五〇
二三	惆悵	一五一
二四	鄉愁	一五四
二五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一五六
二六	嚮往	一五九
二七	赴敵	一六〇
二八	繁星	一六六
二九	春水	一七三

冰心創作小說選

冰心著

一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這樣紛亂的國家，這樣黑暗的社會，這樣萎靡的人心，難道青年除了自殺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麼？」凌瑜說這句話的時候，顫動的聲音裏，滿含着抑鬱悲慘的感情。

他的年紀，不過十九歲，是一個很恬淡超脫的青年，自少十分穎悟，最喜歡看內典一類的書，對於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得像行雲流水一般，與自己毫無干涉。但這幾年來，他看着國家大勢，不禁使他常常的想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句話，便暫時的把「獨善其身」的志趣拋棄了，要想做一番事業，拯救這苦惱的衆生。他改了志向以後，便鼓足了熱心勇氣，往前進行。

自從山東問題發生了之後，國內人士，大動義憤，什麼學生聯合會呵，各界聯合會呵，風起雲湧的發生出來，民氣的發旺，似乎有「一日千里」的趨勢。凌瑜更是非常的高興，竭力的想怎樣的喚起國魂，怎樣的抵禦外侮，心力

交瘁的奔走運動。他以為像這樣張旺的民氣，中國前途，很可以有點希望了。不想幾個月以後，社會上興奮激烈的熱情，漸漸不知不覺的淡了下去。又因為種種的愛國運動，不能得十分圓滿的結果，受了種種的壓迫以後。都寒了心，慢慢的就渙散了。他看着這種半死不活的現象，着急的了不得，但是這一狂瀾既倒的人心，是難以勉強挽回的。自己單獨進行呢，可做的事業太多了，不知從何處下手；而且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是不能得鉅大的效果的；待要不做罷，眼看着國事一天糟似一天，外侮一天逼似一天，實在不能袖手旁觀的！總而言之，他既已投身入了這個旋渦，接觸了這些憤激苦惱的事情，他心中的萬根煩惱絲，無論如何是斬不斷的，決不能再回到從前那種冷靜寂滅的天性了。

他煩悶悲苦，到了極處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自殺的念頭。他想既是進退無路。活着也無意味，并且反要飽受許多的苦痛，不如一瞑不視，倒覺得乾淨，或者還可以激動別人。他下了決心以後，不到兩個鐘頭，便悄悄的自己一個人，出了學校，逕到海邊。

這時對着他的，只有蔚藍的海；背着他的，只有青翠的山，他獨自站在礁

石上。一陣一陣的浪花，捲到他的脚下，又一陣一陣的退去。三三兩兩的水鳥。掠水翻飛。天邊絳色的晚霞。映着深綠色的海水，極其明媚可愛。水平線邊，島上的燈塔，觀在這霞光水色裏，恍比仙山樓閣一般。這時正是初夏天氣，駘蕩的海風，緩緩吹來，拂在他臉上。他雖然認定了投海自殺的這條路，却因着目前的一幅好景，使死在頃刻的凌瑜，冰冷的心腸裏，又生出一種美感來。他兩手交互着握得很緊，沉寂的眼光裏含着珠淚，呆立了片晌，忽然自己說道：『時候到了，不必留戀了！這千頃的清波，我凌瑜葬身此中，也算死得其所了，夕陽呵，晚霞呵，我現在和你們告別了！……』

『此情此景如何，空繫愁懷不可，各各把事業做！』這嬌軟悠揚的歌聲，使凌瑜猛然的回過頭來。數步以外，有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對坐在沙灘上。年紀都不過有十歲左右，雛髮覆額，眉目如畫。兩個人笑嘻嘻的捧着沙，堆起一座小城，又在城樓上插着一把小國旗。他們一邊玩耍，一邊齊聲的唱歌。凌瑜默默的看着這兩個孩子，將自己的事都忘却了。過一會兒，聽那小女孩喚道：『小嵐，那厓旁邊有許多的野花，你去採了來，我們也插在城樓上。』小嵐便轉身向着礁石走來，但是中間却隔着幾尺闊的水，他走不過去，便站

住了，只笑着望着凌瑜。凌瑜笑道：『你要採野花麼？我替你採，好不好？』說着便採了花，跳到沙灘上，遞給小嵐。小嵐笑着接了，仰着頭看着凌瑜，表示他的感激。凌瑜覺得他可愛不過，便拉着他的手，一同走到小城旁邊，一面幫着他們，將野花插上了。小嵐忽然道：『先生，你剛纔站在礁石上半天作甚麼？是不是……』這時凌瑜猛然又記起方纔的決心來，神經完全的錯亂了，以下的話，也沒有聽見，住了半天，忽然答道：『我要走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他們聽見了，似乎十分奇怪，睜着漆黑的眼睛，看着凌瑜。凌瑜也不往下說了，只流下淚來。他們不知所以，都沒有主意，默默的站起來，攜着手就走。凌瑜呆呆的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驚醒過來，他們已經走出數步以外，還不住的回頭看着。凌瑜微微的笑着，對他們點頭，他們也笑着說「再見」，便又往前走了幾步。忽然又一同站住了，回過頭來，喚道：『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走那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這銀鐘般清朗的聲音，穿入凌瑜耳中，心裏忽然的放了一線的光明，長了滿腔的熱氣！看着他們縞白如雪的衣裳，溫柔聖善的笑臉，金赤的夕陽，照在他們頭上，如同天使頂上的圓光，朗耀晶明，不可逼視，這時凌瑜幾乎要合掌膜拜。

天使的影子，漸漸的遠了！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歷歷落落的明星，漸漸的露出雲端。海面上起了涼風，濤聲澎湃，水影深黑。燈塔上的燈光，乍明乍滅，凌瑜呆呆的站在這孤寂海岸上，耳邊還聽見說，「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這聲音好似雲端天樂一般，來回唱了幾遍，凌瑜眼前的光暈，忽然漸漸的放大了，一片的光明燦爛，幾乎要衝破夜色。他心中所有的陰翳，都撥散了，却起了一種不思議，莊嚴華美的感情，一縷縷的流出腦海，隨着潮聲，在空中來回的蕩漾。他這時不禁淚流滿面，屈膝跪在沙灘上，抬頭望着滿天的繁星，輕輕的說道：「我知道了！世界上充滿了光和愛，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

二 「無限之生」的界線

我獨坐在樓廊上，凝望着窗內的屋子。淺綠色的牆壁，赭色的地板，幾張椅子和書桌，空沉沉的，被那從綠單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只覺得凄黯無色。

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課餘之暇，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個人了。

她去的那個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見她病的，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但是這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麼？

屋子依舊是空沉的，空氣依舊煩悶的，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傷，也不是恐懼；似乎神經麻木了，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

死呵，你是一個破壞者，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爲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限制他們？無論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見你，便立刻撤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權威之下。無論是驚才，絕艷，豐功，偉業，與你接觸之後，不過只留下一抔黃土！

我想到這裏，只覺得失望，灰心，到了極處！——這樣的人生，有什麼趣味？縱然抱着極大的願力，又有什麼用處？又有什麼結果？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不但我是虛空，萬物也是虛空。

漆黑的天空裏，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不住的顫動着。樹葉植植穢穢的響着。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撲到欄邊來。

我抬頭看着天空，數着星辰，竭力的想安慰自己。我想：——何必為死者難過？何必因為有『死』就難過？人生世上，勞碌辛苦的，想為國家，為社會，謀幸福；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不過如同一個螞蟻，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驮着粟粒一般。幾點的小雨，一陣的微風，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打死，吹飛。他的工程，就算了結。我們人在這大地上，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何況在這萬星團簇，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如此看來，……都不過是曇花泡影，抑制理性，隨着他們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這裏，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身子也似乎凌在空中。勉強定了神，往四圍一看：——我依舊坐在欄邊，樓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極，低着頭只有歎息。

一陣衣裳絳繚的聲音，彷彿是樹杪下來，——接着有微渺的聲音，連連喚道：『冰心，冰心！』我此時昏昏沉沉的，問道：『是誰？是宛因麼？』她

說：『是的。』我竭力的抬起頭來，藉着微微的星光，仔細一看，那白衣飄舉，蕩蕩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麼！是她全身上下，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

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宛因，你爲何又來了？你到底是那裏去了？』她微笑說：『我不過是越過「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我說：『你不是……』她搖頭說：『什麼叫做「死」？』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也是結合的。』

我聽了她這幾句話，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這時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結。便問說：『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沒有？在你既死之後，世界上有你沒有？』我這時真不明白了，過了一會，忽然靈光一閃，覺得心下光明朗澈，歡欣鼓舞的說：『有，有，無論是生前，是死後，我還是我，「生」和「死」不過都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

她微笑說：『你明白了，我再問你，什麼叫着「無限之生」？』我說：

「無限之生」就是天國，就是極樂世界。」她說：「這光明神聖的地方，是發現在你生前呢？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我說：「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這天國和極樂世界，就說是現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說：「爲什麼現在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我彷彿應道：「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不過現在……」她止住了我的話，又說：「這樣說來，天國和極樂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點了一點頭。

她停了一會，便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就是萬物，萬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這樣——人和人中間的愛，人和萬物，和太空中間的愛，是曇花麼？是泡影麼？那些英雄，帝王，殺伐爭競的事業，自然是虛空的了。我們要奔赴到那「完全結合」的那個事業，難道也是虛空的麼？去建設「完全結合」的事業的人，難道從造物者看來，是如同小蟻微塵麼？」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抬頭望着她。

她慢慢的舉起手來，輕裾飄揚，那微妙的目光，悠揚着看我，琅琅的說：「萬全的愛，無限的結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無論什麼，都不

能抑劍摧殘他，你去罷，——你去奔那完全結合的道路罷！」

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似乎要乘風飛舉。我連忘拉住她的衣角說：「我往那裏去呢？那條路在那裏呢？」她指着天邊說：「你迎着他走去罷！你看——光明來了。」

輕軟的衣裳，從我臉上拂過。慢慢的睜開眼，只見地平線邊，漾出萬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瑩潔，迎着我射來。我心中充滿了快樂，也微微的隨她說道：「光明來了！」

三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慢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

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腳。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過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性情：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

子是妝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笳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軟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候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嬌強的性質了——她依

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笳。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四 國旗

筆筒裏的一幅小小的國旗，低低的垂拂着，——無論什麼時候，我抬起頭來看見他，總覺得有一種莊嚴興奮的感情。世界上也只有這樣小小的巾兒，纔能觸動這種不可抵抗的感覺！

夕陽到了地平了，霞光映進窗裏來，牆外隱隱的聽見跳躍笑語。膝上的一本書，正看到很費解的一段，不禁抬頭凝想着。忽然看見小弟弟，自己呆呆的，坐在對面椅子上發怔。我便放下書，笑着問道：『你一個人，進來坐着作什麼？誰和你愜氣了？』他慢慢的挪了過來，倚着椅背兒，生着氣說：『二哥哥說我了……』我說：『他說你什麼了？』他說：『他不許我和武男玩，他說

我要和武男玩，人家就要笑話我；從前我和傑蒙玩，也是給他……他說傑蒙是德國人，我們同他們是什麼交戰國，他不許我理他，現在他又不許……」正說着二弟連忙從外面進來，哄着小弟弟說：『我勸你不要和武男玩，不是說你，是怕你叫同學們笑話。』小弟弟牽着二弟的手，低着頭說：『你平日也有朋友，怎麼人家都不笑話你？』二弟笑了，說：『我的朋友都是中國孩子，武男却是……小弟弟！你忘了上次我們聽的演說麼？學生要愛國！』小弟弟想了一會兒說：『他也愛我們的國，我們也愛他們的國，不是更好麼？各人愛各人的國，鬧的朋友都好不成！我們索性都不要國了，大家合攏來做一國，再連上傑蒙……』

二弟忽然從筆筒裏，拿出那一柄國旗來，放在小弟弟的手裏，凝視着他說，『小弟弟，你愛這國旗麼？』小弟弟低低的說：『我——我愛這國旗！』二弟說：『你還小呢，你只懂得愛朋友，不懂得愛國。也罷，現在你愛這國旗罷，不要再出去了！』小弟弟也不言語了，按過旗兒來，兩個弟兄牽着手兒，併着肩兒站着。

我看着他們，一聲兒不響，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熱烈的感覺。